

楔子

「第一、二小隊從屋頂垂降，第三小隊在後門，第四小隊守住兩側，其他人跟我由正門進去！」刑警大隊長喬巧簡潔明快地朝著對講機下了命令後，向後頭的刑警們比了個手勢，接著身手矯健地攀上一座廢棄豪宅的圍牆，悄悄地潛到了豪宅的正門之外。

若是仔細看這名大隊長，會發現她是名女性，長相清秀卻透著一絲不羈，眼神明亮還帶股銳利之氣，年紀輕輕就帶領著一群精英，專門執行難度最高的任務，喬巧這個名字，在警界也算是小有名氣。

只不過或許是功高震主，喬巧升到大隊長之後就止步不前，不管成績再好都沒有用，每回她的功勞都被長官冒領去了，讓隊友及下屬們都為她抱屈不已，而沒有背景的喬巧也明白仕途黑暗，不是靠能力及功績就可以如願，索性把精力都放在一次次的危險任務上，至少多解決一個危害社會的王八蛋，也能讓自己的心情平衡一點。

「一樓大廳十人，二樓五人，還有兩人不知在哪裡，人質集中在二樓房間。第三、四小隊隨我攻堅，聽到信號後一、二小隊行動！」

說完，喬巧一馬當先地踹開了大門，身後隊員們拿著步槍便往大廳內狂掃一陣，歹徒隨即有兩人中彈，其他人反應很快地躲到了一旁去。喬巧等人低身一滾就找掩蔽，跟歹徒們駁火起來。由後門及兩側攻進的三、四小隊也加入了戰局，還把二樓的歹徒給吸引了一名下來。還不待歹徒聯絡，喬巧發出了信號，第一、二小隊立刻由屋頂垂降，將人質護住，形成另一波槍戰。

警方以優勢警力，原本成功地壓制住了歹徒的火力，然而那兩名不知在何處的歹徒，突然挾持一名人質走了出來，一時之間所有的槍聲全停了下來，眾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人質的身上。

「你們再開槍，我就殺了她！」歹徒惡狠狠地朝著刑警躲藏之處大吼，「該死的喬警官！我知道妳在這裡，妳殺了我們這麼多兄弟，今天我也不讓妳好過！」

人質是一名小女孩，這群歹徒結夥強盜殺人無惡不作，在被警察通緝時逃到了山上，為求自保便綁架了一輛路過的轎車，轎車裡一家四口成了人質，才有今天的警方攻堅行動。

二樓的人質，父親母親以及一個小男孩已被救出，但歹徒留了一手，小女孩被人帶走，現在成了威脅警方的把柄。

喬巧聽到了歹徒的叫喚，眉頭一皺就要走出去，卻被旁邊的弟兄拉住。

「大隊長，妳這麼出去必死無疑，他是故意叫妳的！」弟兄低聲說，「不能去。」

喬巧搖了搖頭，要她看著一名無辜的小女孩在她面前被殺，這是無論如何也沒辦法容忍的。就在此時，一陣輕微的嘶聲傳入了她的耳朵，她心頭一動，往那方向仔細看去，不意看到一隻約兩尺長的蛇朝他們的方向遊走而來，見到幾個會移動的人，很快的盤成了蛇陣，警戒性地吐著蛇信嘶嘶叫著。

喬巧靈機一動，對著刑警弟兄交代了兩句話，接著便放下武器，雙手高舉著走了出去，坦蕩蕩地現身在歹徒面前。

那名挾持人質的歹徒雙眼泛紅，表情看來已經有些瘋狂了，他看到喬巧之後，立刻失控地大笑起來，咬牙切齒地道：「喬巧，是妳把我們兄弟逼到這個地步，我要妳死，我一定要妳死！」

喬巧刻意不屑地看了他一眼，冷靜地回道：「我要是你，有空說這些廢話，不如趁著敵人手上沒槍的時候，趕緊做了她。看你這副慫樣，怕你是沒那膽子對老娘開槍吧？」

「我不敢？我喪虎沒有不敢做的！妳殺了我們十幾個兄弟，今天我就射妳十幾槍，讓妳替他們陪

葬！」說完，名叫喪虎的歹徒便將原本指著小女孩的槍口，轉向了喬巧。

在這個瞬間，喬巧做了一個手勢，喪虎眼前突然飛來一道黑影，竟是埋伏在旁的刑警朝著他丟了個東西。喪虎嚇了一跳，朝著黑影開了兩槍，但那黑影竟險險閃過，直直朝著喪虎的臉部飛來。當喪虎看清那是什麼東西時，嚇得驚叫，朝著眼前亂開槍，都忘了自己身邊的人質以及不遠處的喬巧。

「蛇！是蛇！蛇啊……」

在他忙著揮手要擋住那天外飛來一蛇的時候，喬巧當機立斷地撲過去，抱住小女孩就往旁邊滾，而刑警們也知機地朝著喪虎以及幾名歹徒藏身的地方瘋狂開槍。

喬巧驚險地救下小女孩，鬆了一口氣後，連忙坐起身來察看懷裡的孩子有無受傷。想不到那小女孩一站定，呆滯的眼神慢慢的飄向了喬巧身後，表情卻是變得越來越驚恐，到最後放聲尖叫起來。

「蛇—」

喬巧不用回頭，立刻猜到了方才用來誘敵的那條蛇恐怕沒被喪虎打死，一片混亂之中朝她這裡爬過來了。她又是抱住小女孩往前一翻，接著迅速地撿起地上的一把槍，回頭看到地上的黑影便本能的開了兩槍。

果然是方才那條蛇！而喬巧不愧是隊裡的神射手，這兩槍正巧射中蛇身，那條差點飛撲向喬巧的蛇就這樣功虧一簣，扭曲了一陣之後終是死在槍下。

喬巧望向了蛇的屍體，不知怎麼著，蛇目中那冰冷冷的光，竟讓她有種不寒而慄的感覺。

小女孩持續地大哭著，喬巧不能丟下她，只能抱著她，輕拍她的背安慰。然而這個時候，喬巧的耳邊又傳來一道驚懼的叫聲。

「大隊長小心！」

這一回，喬巧沒那麼好運了，在她聽到這個聲音的時候，她只覺得什麼東西刺進了她的背部，一瞬間的劇痛之後，她什麼力氣都使不出來，只能軟綿綿的倒下。

她能聽到隊友的呼喚、女孩的哭聲、此起彼落的槍響，還有自己背後鮮血汨汨流出那溫熱的感覺。在她陷入黑暗之前，她只看到了那條被她殺死的蛇幽深冰冷的目光。最後許多聲響聚集在她耳邊，形成了一個邪惡又不懷好意的聲音—

「妳居然敢殺了我？妳居然敢！我要詛咒妳也變成一條蛇，直到妳也受到肉身被洞穿之刑，此恨方休……」

第 1 章

風月王朝位於大陸中央，統轄天下九州，至今已有兩百五十多年歷史。

過去王朝於四海大開疆域、揮軍南海，推行國外貿易、大興建設，人民豐衣足食，但這樣輝煌的盛世已漸漸走向了下坡。如今的皇帝濮陽廣是個昏君，個性怯懦無主見，卻又極度好面子，只活在自己的世界裡，還以為四海昇平，自己天下獨尊。

他一連串錯誤的政策，導致民不聊生、盜匪四起，而百官們為推諉責任又拉幫結黨，鬥爭嚴重，幸而有丞相向光儒輔佐，才不至於讓一個百年王朝就麼崩潰。

濮陽廣有十數位皇子，但值得一提的只有兩個。大皇子濮陽深是名正言順的太子，才幹似乎比父

親好些，卻是器量狹小；至於二皇子濮陽寒倒是做事明快，頗有見地，可惜是個武痴，興趣不在政事之上，只對武功有興趣。

即便如此，大皇子濮陽深仍是深深的嫉妒他，在各方面壓制他，所以濮陽寒註定一輩子與皇位無緣了。

也因為濮陽寒不善交際，卻武功高強，被傳成個性古怪、暴虐無道，所以很多大臣都對他敬而遠之，甚至有人說他殺人如麻。不過濮陽寒對這些流言倒是無所謂，他確實討厭官場上虛偽的那一套，有時不得不上早朝時，看著滿堂飯桶在裝模作樣，自以為很行，卻置百姓於水深火熱之中，他還真是忍不住想大開殺戒。

但對於皇帝濮陽廣而言，自己的皇子名聲被傳得這麼難聽，有損他的龍顏，於是他向光儒徵詢了解決之道。向光儒一聽，竟建言將自己的女兒向于嬌許配給濮陽寒，理由是向于嬌是王朝第一美人，又有才名，加上向光儒本身是一代忠臣，若是娶了她，濮陽寒的名聲必會提升一些，也不用濮陽廣天天煩惱了。

於是，濮陽寒與向于嬌的婚事便定了下來，濮陽廣為兩人的文定之喜大開宴席，深怕別人不知道這件事似的。

宴席之日，百官雲集，五品官以下的還得坐到大殿外去，足見場面之大。皇帝濮陽廣笑呵呵的，一臉喜氣接受百官奉承；後頭跟著的太子濮陽深卻是面無表情，連笑容都擠不出來。

濮陽深愛慕向于嬌已久，向于嬌雖沒有明言接受他，但態度上似乎也有那麼點意思，想不到父皇一聲令下，愛意瞬間成空，讓原本就嫉妒濮陽寒的他更是恨意滿滿，在這樣的場合裡如坐針氈，不自在到了極點。

至於濮陽寒本人，對於這樁婚事卻是一如既往的冷漠，被父皇硬叫來宴席之中，他沒有笑容，沒有寒暄，連衣服都是普通的武士服，像根木頭一樣杵在角落，若沒有人提醒，說不定還會把他當成了侍衛。

眾人入席之後，濮陽寒難得地坐到了濮陽廣的身邊，地位幾乎與濮陽深持平，而他身旁又是嬌美如花的向于嬌，瞧著向于嬌不時向濮陽寒展露美麗的微笑，濮陽深緊咬牙根，心頭痛得都快滴出血來。

在宴會中央獻舞的音樂停下時，濮陽深驟然起身，深吸了口氣之後，擠出一個笑容，朝著父皇一禮道：「父皇，今日是二弟大喜文定之日，百官來慶。不過二弟一向為人謙遜，雖有武功高強，堪稱王朝戰神的傳聞在，卻鮮少有人親眼見識過。兒臣惟恐百官對二弟的認識不足，斗膽請父皇讓二弟入場表演一段劍舞，讓大伙兒瞧瞧這未來新郎官的英姿，也讓場面更熱鬧。」

濮陽廣聽了眼神一亮。「好建議！寒兒……」

不待濮陽廣的話說完，濮陽寒隨意地瞥了太子一眼，冷淡地說道：「沒興趣。兒臣的武功是用來殺敵，不是用來表演的。」

果然是一點面子都不給，也不怕得罪人，標準濮陽寒的作風。濮陽深一聽這話，眼神閃過了一絲陰暗，表面上卻是裝模作樣地長嘆一聲，搖了搖頭，彷彿在說他如此替弟弟著想，這個弟弟卻毫不領情，足不可取。

濮陽廣如何能容忍自己的兒子如此無禮，還掃他這皇帝的面子，遂沉下表情，直接命令道：「濮陽寒，朕命你至場中舞劍！」

這般的語氣與內容，已經是皇命了，濮陽寒要是不遵從，下場就是被拖出去砍頭。濮陽寒雖然我

行我素，卻不是笨蛋，他無奈地起了身，接過太監拿來的一支木劍，慢吞吞的走到了場中央。瞧他隨意漫步，拿劍像拿掃帚，像老頭逛大街一般的模樣，很多大臣都皺起了眉頭。然而當他在場中站定，木劍舉起隨手往天上一指，頓時散發出一種凜然的氣勢，彷彿場中的風都因為他而停滯了一般。明明是無鋒的木劍，卻讓人感受到了劍的銳利，渾身都像被割傷了一樣刺痛起來。接著，濮陽寒木劍一掃，那股鋒利的氣勢像被推了出去，四周突然捲起一陣風，只見他矯若游龍地在場上飛騰撲躍，劍勢時如落英繽紛時如巨浪滔天、時如行雲流水時如游龍翻雲，將力與美展現到了極致，每個人都屏住了氣息，眼光不捨離開一瞬，連算計他出去舞劍的濮陽深也不例外。突然，濮陽寒的動作一定，金雞獨立於場中，下一瞬，沉穩凝練、敏捷利爽的劍招朝著四方開展，人人都禁不住倒吸了口氣。

但還來不及換氣的時候，濮陽寒木劍往前一刺，像是將現場緊繃肅殺的氣氛戳破了一個大洞，那種緊張感瞬間崩潰，那些大臣們一口氣換不過來，紛紛咳嗽起來；胸口憋著一股氣的濮陽深卻是猶如受到巨鎚重擊，差點厥了過去，由椅子上重重跌下；而一邊飲酒一邊欣賞的濮陽廣更是一口酒噴了出去，什麼高高在上的皇帝形象全毀。

濮陽寒對眾人的狼狽視若無睹，行了一個劍禮後，便收劍回座。他如何不知道眾人想看的笑話？他雖然很多時候懶得爭，卻不是隨人拿捏的軟柿子，他早就看到站在濮陽深背後幾名大內高手虎視眈眈，他想都不用想就知道，不管自己這劍舞得好不好，這幾個人一定會衝出來要求比試。他們都是皇帝親信，派去保護太子的高手，如果他打贏了父皇會不高興，若是打輸了，父皇更不高興，覺得皇帝的兒子、還被捧成戰神的人竟然如此無能。濮陽深及知情的大臣們顯然就是想看笑話，所以這種吃力不討好事濮陽寒才懶得配合，索性攪亂了這個計劃，讓他們自己去出糗。至於父皇要怎麼生氣就隨便他了，反正今日濮陽深這個舞劍的要求，不管最後結局如何，父皇終歸是要不高興的，不如快意恩仇，那些人情世故濮陽寒才懶得管。

果然，因為一干官員出糗，太子甚至跌下座位，每件事都有損皇室威儀，濮陽廣氣炸了，直接抖著手指著濮陽寒道：「你.....你這孽子.....」

「兒臣照父皇的意思舞劍了，太子和那群大臣們如此不濟，兒臣又有什麼辦法？」濮陽寒無所謂的聳了聳肩。

「大膽！來人啊！給朕拿下這個孽子，朕倒要看你有多麼硬骨頭.....」

然而濮陽廣不經大腦的旨意還沒下完，一旁的向光儒連忙向皇帝求情。「皇上，不可！今日是大喜之日，這麼做可能會讓皇室蒙羞。」

「皇室今天丟的臉還不夠嗎！」濮陽廣怒斥了一句，不過倒是勉強找回了失去的理智。

「啟稟皇上，二皇子今日所作所為，也是年少氣盛，歷練得不夠。」向光儒替濮陽寒求情道：「二皇子武功高強，實為國之棟梁，不若讓二皇子至民間歷練一番，去掉那身桀驁之氣，未來必可成為太子的臂膀。立下功勞之後，加官晉爵再成家，也是美事一樁。」

此話在理，向光儒居然願意延後婚期讓濮陽寒去歷練，濮陽廣也無話可說。深思了一下，又看了看餘溫未消的太子，他也覺得將濮陽寒弄出京城一陣子是個妙計，免得這小子隨便一個舉動又搞得天怒人怨。

「好！二皇子濮陽寒武功過人，足當大任，今日是你大喜文定之日，朕便賜你一個九州巡撫的位置，從明日起你微服出巡，代天子巡狩天下！」

「兒臣遵旨。」濮陽寒接下了旨意，仍是那副不冷不熱的模樣，甚至身邊如花似玉的向于嬌，他

都沒有多看一眼。

他追求的是武道的極致，在京中、在京外又有什麼不同呢？甚至這樣的聖旨更合他的心意，讓他遠離朝廷這個大染缸，不必再面對那群虛偽的官員、偏心的父皇、毫無情意的未婚妻……

還有那個氣得快中風的太子。

濮陽寒離京，既是微服出巡，又為磨練武藝，自然不會帶一大堆奴婢太監，拉著長長的車隊招搖過市，他原想隻身出京，但濮陽廣惟恐有失，還是硬塞了一名護衛給他。

這名護衛名為羅鋒，是皇帝近衛，武藝高強。而皇帝近衛地位特殊，見高官可不行禮，不受品秩節制，官階低的看到他還要叫一聲大人，因此身為近衛的多多少少都有些傲氣。羅鋒雖然沒有把他的傲氣形於外，不過他心中對濮陽寒的不以為然，卻是根深蒂固。

對羅鋒而言，濮陽寒那什麼皇室第一高手、戰神等等的名號，不過是礙於他的權勢，來自旁人的恭維罷了，這些皇室的貴公子總是需要一些名氣妝點一下，事實上他認為就算濮陽寒真有兩下子，遇到自己這等高手，也就是一招便倒。

至於濮陽寒在文定大宴上以一劍讓百官出糗之事，羅鋒當時不在現場，根本就當成笑話聽，反正皇室為了吹捧一個人，隨便編個皇子是神明降世、飛天遁地無所不能都不奇怪。

就這樣，一個原就寡言，另一個心存輕視，彼此也沒有深交的打算，兩個大男人在策馬往南方行去的路上，居然可以一天講不到五句話，換成別人早被這種僵硬的氣氛搞瘋，但他們倒是處之泰然。

濮陽寒的目標是南方的方圓城。如今風月王朝盜匪四起，這裡是南方最混亂的地方之一，四周匪寨林立，連城裡的百姓都可能白天賣燈油晚上搶銀樓，律法的拘束在這裡為無物，官府的作用微乎其微。

雖說濮陽寒可以什麼都不管，領著個巡撫的名號隨便在國土裡繞一圈當成遊覽，但他身為皇子自有他的尊嚴，既然領了差使，就要好好的整頓一些事，反正與山匪交手與他磨練武藝的初衷並不違背。

花了一個月的時間，兩人終於來到了方圓城內，城裡有些雜亂，卻是非常熱鬧，龍蛇雜處，嘈雜吵鬧，路旁的小販賣著各式雜貨，甚至有些律法所禁止的商品，也公然擺放出來讓人論價，十足的無法無天。

濮陽寒沒有一到就直接上衙門報出名號，這樣他根本看不到想看的東西。他只是先找了家客棧安頓好行李，便帶著羅鋒逛起大街來。

此時南方正要進入冬天，人們穿上了厚衣，路邊也諸多賣熟食的小攤，各種香味交織在空氣之中，有些辛辣、有些酸甜、有些藥香，還有些說不上來的血腥氣，形成一種獨特的味道。

濮陽寒雖是在宮中生活，錦衣玉食，卻對這種骯髒雜亂並不反感，反倒是羅鋒有些不習慣地皺了皺眉，但仍是盡職地在濮陽寒身旁不發一語地走著。

漸漸的，兩人走到了一個賣蛇肉湯的小販旁，撲鼻而來的香氣令他們停下了腳步。羅鋒以為濮陽寒是想喝碗蛇湯，想不到後者卻沒有在座位上坐下，也不管老闆的招呼，逕自走到了關蛇的籠子旁，打量著裡頭的一條小蛇。

那條蛇只有人的小臂長，比筷子略粗一些，估計煮來吃也沒有幾兩肉。不過這條蛇的花色斑斕，眼睛圓滾滾的，十分討喜，或許是這樣，老闆才將牠放在籠子裡讓人觀賞，看能不能招攬點生意。濮陽寒興致盎然地看著這條蛇，越看越覺得有趣。首先是這條蛇爬的方式很彥扭，在籠裡的木架

子上幾次都險險跌了下來，纏著木架的模樣，有些像人在落水之前緊緊抓住獨木橋般；而且不同於其他籠子裡的蛇在濮陽寒一靠近後，就盤成蛇陣、口吐蛇信，敵視地盯著他，這條小花蛇見他靠近，反而親熱地遊走了過來，隔著籠子用那烏黑大眼看著他，彷彿在祈求什麼似的。

「老闆。」濮陽寒突然開口，手指著小蛇說道：「這條蛇我要了。」

攤子老闆見他指著小花蛇，一臉詫異地道：「客官，這是條小蛇啊！沒幾兩肉的，你真的要……」

「我要活的。」濮陽寒鬼使神差地說了這麼一句，連他自己都不明白為什麼會這麼執著。「我要帶牠走。」

這下連羅鋒都納悶了，不過京裡那些皇子公主們什麼怪癖都有，喜歡玩蛇好像也不是太奇怪。反正這條小花蛇也不能吃，老闆很乾脆地將整個小蛇籠提了起來，打量了一下濮陽寒與羅鋒的衣著之後，喊了一個價。「五兩銀子。」

羅鋒臉色驟變。「你一碗湯賣十文，這條蛇就要五兩？！」

「不然三兩好了……」老闆被羅鋒嚇到，畏縮了起來。「不然一兩……」

「給他五兩，我們走。」在濮陽寒心中，這條蛇的價值遠大過於區區幾兩銀子，根本不需要討價還價。他有種感覺，這條小蛇未來在他身邊，一定會讓他無趣的人生變得豐富一些。

羅鋒冷冷地拋下了錢，卻見濮陽寒竟大膽地打開了蛇籠，直接伸手進去將小蛇取了出來，羅鋒還來不及阻止，那老闆已嚇得驚叫。「別用手，那蛇有毒啊……」

話還沒說完，那條小蛇一反方才的笨拙，俐落地爬上了濮陽寒的小臂，接著順著他的手往上爬到他肩頭，一顆小腦袋居然磨蹭著濮陽寒的臉，彷彿在感激他似的。

羅鋒以為蛇要咬濮陽寒，手中閃出了一把匕首，就要往蛇頭削去，濮陽寒卻伸出手，恰恰擋住了匕首的來勢。

「無妨，牠不會傷害我。」何況以他的功夫，這小蛇也很難傷得了他。

濮陽寒轉頭看了看近在咫尺的小腦袋，伸出的手順勢來到小蛇身邊。而小蛇居然乖巧地把臉湊了過去讓他摸，還特地看了羅鋒一眼，彷彿示威一般。

「哼！」瞧那小蛇囂張的模樣，羅鋒不知為什麼心頭來氣，直接朝著濮陽寒的肩頭抓了過去。而小蛇反應也很快，頭一縮就鑽進了濮陽寒的袖子裡，見羅鋒一把抓空，小蛇還探出頭來，朝著羅鋒吐吐蛇信，就像在做鬼臉。

「這……」羅鋒彷彿被打了一巴掌，頭一次覺得渾身的武功無用武之地，無言至極。

這一人一蛇的互動，濮陽寒看了差點笑出來。要知道他平時可是肅殺之氣甚重，軟弱一點的看到他都避而遠之，誰看過他笑呢？

「好了。這條蛇以後就叫牠……小花吧！小花以後就是我們的伙伴，羅鋒你不可再對牠動手。」

濮陽寒在說這句話時，眼前居然就有人搶了蛇湯攤子老闆剛接過手的那五兩銀，而老闆也抄起刀子追了過去，那殺氣騰騰的模樣可見不是第一次追殺別人。

濮陽寒並沒有前去相助，只是目光變得深邃，看了一眼手上的小花蛇，意在言外地道：「看來，我們以後在方圓城的生活，應該會很精采……」

濮陽寒把小花蛇帶回了客棧，他性子喜靜，討厭吵鬧，便讓客棧老闆將晚膳送到房間裡，還加了一盤生肉，準備用來餵蛇。

他讓小花蛇爬到了桌上，將一塊生肉放在牠面前，想不到小花蛇的頭竟往後縮了一縮，還看了他一眼，他似乎在小花蛇的目光中看到了嫌棄。

所以是生的不吃？濮陽寒為自己的想法感到半信半疑，用筷子夾了一塊煮好的牛肉，同樣放到了小花蛇面前，這次小花蛇沒有嫌棄了，只是半垂著蛇頭，一副無奈的樣子，像是在告訴他：你怎麼不懂我喜歡吃什麼呢？

於是，小花蛇自己行動了，牠慢吞吞的爬到了水果盆邊，朝著盆裡的梨子咬了一口。深秋的梨略硬，帶有濃濃的香氣，小蛇那一口咬得清脆響亮也就罷了，居然還像人一樣大口嚼了起來，腮幫子撐得鼓鼓的，與一般蛇吃東西都是直接吞下的行為大異其趣。

濮陽寒看得傻眼，忍不住脫口說道：「小花，你簡直通靈了！該不會你聽得懂我說什麼吧？」小花蛇看了他一眼，居然點了點頭，讓濮陽寒的眼睛差點凸出來。

應該是自己眼花了吧？濮陽寒在心中這麼說服著自己，但卻忍不住問著小花蛇道：「你除了梨，還喜歡吃什麼？」

小花蛇聽到他的問題，連忙把口中的梨飛快吞下，又爬到一盤涼拌菜之前，咬了一口。

濮陽寒的表情有些凝重了，但他還是拚命說服自己，這也有可能是巧合，於是他繼續問道：「所以你喜吃蔬果，不愛肉食？」

小花蛇給他的回答很乾脆，爬到剛才他挾到桌面給牠吃的那塊牛肉旁邊，細細的尾巴一甩，那塊肉就被彈到了地上，充分表現出牠的不屑。

這下濮陽寒再也無法告訴自己這一切都是錯覺了，這條小花蛇，的的確確聽得懂他在說什麼。他在蛇肉攤時的感受並沒有錯，這條蛇水汪汪的大眼睛祈求地看著他，就是要他救牠出來。

這樣的一條蛇，比什麼都來得稀奇，換成一般人可能以為自己見鬼了，會嚇到把蛇丟掉。但濮陽寒卻是不同，越看，他越覺得這條小花蛇給了他濃濃的親切感，喜愛之意更盛。

於是，他將果盤與涼拌菜推向了小花蛇，自己就著其他的菜色草草用了一餐。吃完後，店小二已為他備好了一大桶熱水，他自然而然地帶著小蛇來到了裡間，將蛇放在桌上，脫光衣服準備洗澡。就在他脫到剩下一條褻褲，只差一絲就完全露出精壯的體魄時，他突然停下動作，看著桌面上的小花蛇問道：「等等，你是公蛇，還是母蛇？」

小花蛇並沒有回答他，只是怔怔地看著他尚未脫下的褻褲，圓圓大眼閃著精光，像是在欣賞他身上健美的肌肉線條。

「看來是條母蛇。」濮陽寒啼笑皆非地將手上的衣服扔了過去蓋住小花蛇。

待到小花蛇狼狽爬出，他已經整個人浸在木桶裡，什麼猛男春光都看不到。小花蛇不悅地瞪著他半晌，居然用力別過了頭，相信牠若是個人，現在應該會發出哼的一聲。

接著，濮陽寒就看到小花蛇在桌上攤平了，也不再動彈出聲，像是賭氣在說「老娘要睡了」一般。牠這是要睡了嗎？一般的蛇睡覺都是盤著身子的，牠倒像個人一般拉得直直的。他好奇地戳了戳牠，小花蛇竟像是怕癢，蛇身微微抖動起來，眼睛轉了轉瞪了他一下，接著像根棍子般翻身滾了開來。

「哈哈哈哈哈——」濮陽寒忍不住大笑起來，這條小花蛇實在太有趣了。

而住在鄰房的羅鋒聽到隔壁這麼大動靜，馬上飛身而來閃進了裡間，卻不意看到濮陽寒泡在澡桶之中，一隻手還玩弄著桌上的小花蛇。一看到他闖了進來，兩人一蛇六隻眼睛面面相覷，而羅鋒甚至覺得，那小蛇看他的目光就像是在質疑他喜歡男人，懷疑他是進來偷看二皇子洗澡似的。羅鋒抽搐著臉道：「大人抱歉，我以為有人闖進來。」

「闖進來的只有你。」濮陽寒淡漠地道，與方才大笑時判若兩人。其實他早知道來人是羅鋒，否

則人還沒進裡間就被他給做掉了，還會有機會偷窺到他洗澡？

「既然是誤會，那屬下告退。」羅鋒退出了裡間，臉上猶是一陣尷尬，走時嘴裡還不禁嘟囔著，「明明是這些皇室子弟個個古怪，現在怎麼搞得好像古怪的人是我……」

第 2 章

隔日，濮陽寒與羅鋒悄悄地往方圓城附近的山上挺進，準備探一探這山裡最大的山匪窩——天龍寨。小花蛇在濮陽寒的肩上時而趴下，時而遊走，從左肩到右肩，有時還會爬上他的頭頂，原因並不是牠貪玩，而是牠覺得不舒服。

是的，就是不舒服。因為肩膀和頭頂都不是平的地方，小花蛇又不懂如何盤起身來，常常就是像條繩子般狼狽的掛在濮陽寒身上，還被羅鋒譏笑是條垂死的蛇。

而這條小花蛇會這麼像個人，而且一般蛇會做的事牠卻不會的原因，是因為牠的靈魂並不是一條普通的蛇，而是來自於現代的刑警大隊長喬巧。

原來喬巧在救小女孩時對著蛇開槍，導致死前遭到蛇的詛咒，靈魂來到了這個從沒聽過的風月王朝，穿越至小花蛇身上。

一開始見到自己成了一條待宰的蛇，喬巧嚇得幾乎魂飛魄散，變成這種鬼樣子，連再死一次的心都有了。只不過身為一條新手蛇，不要說蛇的諸多本能她都還學不會，連自殺她都不知道從何做起，難道轉頭過去咬自己尾巴嗎？

所以她只能面對現實，堅強的以一條蛇的身分活下去，當然她堅毅果敢的個性也幫助了她許多，讓她順利的度過這段適應期。反正她印象中，蛇的壽命最多也就三、四十年，眼一閉牙一咬就過了，重新來過又是一條好漢。

只是說是這麼說，但成天被關在籠子裡，總是覺得不舒服，尤其她前世還是個刑警，像個犯人一樣完全違背了她的生存本能。直到她在籠子裡與濮陽寒四目相交，她幾乎是瞬間就被他深邃的眼神迷住了，她有種奇怪的預感，這個男人會把她救出去。

果不其然，濮陽寒的手伸進了籠子，而在那當下她對他的感激，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，之後他更似乎知道她的獨特，就像對人一般對待她，更令她認定了他，一定要跟在他身邊，有機會就好好的幫助他。

她這麼爬來爬去，卻是引起羅鋒的側目，他怎麼樣就是看這條蛇很不順眼，於是對著濮陽寒說道：

「大人，你堅持帶這條蛇來，不利於我們潛伏，恐怕會誤了事。」

濮陽寒連臉色都沒變一絲，淡然回道：「我感覺牠對我們會有用處。」

主子都這麼說了，羅鋒也沒轍，只能悶聲繼續往深山裡走。初冬時節的山裡充滿了寒意，野草荊棘遍布，但兩人卻似不覺，穿著薄衣仍猶有餘裕地在山中從容前進。

接近天龍寨附近時，天色已黑，兩人換上了夜行裝，靜靜地等候著時機。只是不知為什麼，天龍寨那個方位燈火通明，不時還傳來喧囂之聲，頗為熱鬧，讓他們遲遲無法行動。

此時濮陽寒聽到了不遠處有草木摩擦的聲響，雖然很小聲，在夜裡卻異常清晰。他朝羅鋒看了一眼，點了點頭，兩人便往該處查探，最好是能逮到一個天龍寨裡的人，逼問出一些寨裡的布置。很快的，他們看到了草叢裡有一個黑影，黑影急急忙忙地朝著山寨的反方向行去，濮陽寒冷目一

凝，拔劍飛身過去，一個眨眼，劍尖已來到黑影的咽喉之處，只是他控制得很好，沒有刺下去。然而當濮陽寒藉由微弱的月光看清眼前人兒時，不由得眼睛一亮。這是個標緻的美人，水汪汪的大眼睛令人心生憐意，偏又生了一張嫵媚的臉蛋，形成一種楚楚可憐又柔媚動人的風韻，一身大紅喜服更是顯得身材窈窕、姿態可人。

不過濮陽寒的失神只是一瞬，在她就要尖叫出來之時，他很快地倒轉了劍鋒，欺上前去摀住了她的嘴，沉聲問道：「別叫！妳是誰？這麼晚在這裡做什麼？」

那美女搖了搖頭，表明了不會大叫，濮陽寒才放開她。

美女見到他與羅鋒的打扮，顯然不是山寨裡的人，像是鬆了口氣般軟倒在地上，帶著哭聲說：「小女子喬巧，是山下方圓城喬家之人。那天龍寨主垂涎我美色，強搶我入寨，今日硬是逼迫我與之成親，成為他的壓寨夫人。我趁著山匪們在飲宴慶賀、疏於防範時逃出，相信他們很快就會發現，追蹤而來，請兩位大俠救我！」

濮陽寒與羅鋒同時靈光一閃，這女人說的話若是真的，那麼她很可能知道山寨裡的一些布置，救下她倒是不成問題，而且她的身分只要回方圓城一探便可知曉，她沒有說謊的必要。

至於濮陽寒肩上的小花蛇，在聽到此女叫喬巧時，忍不住在心裡翻了個大白眼，這未免也太巧了，居然和現代的她同名？不過經歷了一連串詭異的事情，小花蛇也不禁懷疑起來，是否這女人與她日後會有某種交集呢？

「大……公子，此女必須要救，她對山寨裡的情況應該知道一些，對我們很有用。」羅鋒逕自說道，在外人面前，他知機地改了稱呼，只不過語氣裡的獨斷，代表著他並不是請示，而是決定。反正兩人想法相同，濮陽寒也懶得管他態度上的僭越，只是點了點頭，決定先帶人回方圓城問清楚再說。

於是羅鋒上前示意喬巧跟著他們離開，喬巧勉力站起，心裡頭的壓力一下子鬆懈下來，不料卻看到濮陽寒肩上的小花蛇，不由發出一聲尖叫。

「啊—蛇！」

這聲尖叫又響亮又清脆，簡直比信號煙花還吸引人，濮陽寒當下黑了臉，羅鋒更是直接開罵。

「蠢女人！妳會引來追兵的！」

果然很快的，他們就聽到山寨那方傳來動靜，而且飛速的朝他們的方向靠近，濮陽寒二話不說一掌劈昏了喬巧，接著便將她像米袋似的扛在肩上，左右張望著逃跑的路線。

夜晚山路原就不好走，他與羅鋒兩人更是對這裡不熟悉，為了找天龍寨可是花了一天的工夫。相反的天龍寨的人都是地頭蛇，即使兩人武功都不俗，但總不能以一擋百，更別提得保全喬巧這個累贅，想從天龍寨山匪的追捕下逃出，簡直比登天還難。

然而他肩上的小花蛇，此時卻一個飛身到了地上，回頭朝濮陽寒吐了吐蛇信，那圓滾滾的大眼在夜裡亮得驚人，接著便往某個方向行去。濮陽寒見狀心頭一凜，當機立斷地對著羅鋒說道：「跟著小花，這邊走！」

在小花蛇的指引下，濮陽寒發現他們輕易的躲過了好幾次山匪的追擊，跟在後面的羅鋒更是瞧得目瞪口呆，終於知道這條蛇的靈性非同小可。

連小花蛇都是到了緊要關頭，才知道原來自己有這門天賦。她大概是夜行性的蛇，在晚上她看得比白天還清楚，而且牠可以經由觸覺去感受敵人的位置與動靜，更方便她選擇適合的路線逃跑。一群人逃到了天都濛濛亮，已經完全失去方向時，小花蛇帶著他們來到一個隱密的山坳裡，才勉

強擺脫了山匪的追殺。

此時，被放在地上的喬巧這才幽幽轉醒，一張開眼就覺得頸脖痠痛，不由呻吟了兩聲。

「妳醒了？」濮陽寒見她沒有大礙，便原地坐下恢復精力，以期盡快逃脫。

然而一看到濮陽寒的臉，喬巧突然想起自己好像就是被這傢伙打了一下才暈過去的。而且這人還養了一條噁心的小蛇，不由嚇得彈坐起來，連滾帶爬的離開了濮陽寒好幾步遠。

「你……你身上有蛇……」喬巧驚嚇地指著濮陽寒的肩頭。

「那是他的寵物，不會咬人的。」羅鋒翻了個白眼。「而且若不是有這條蛇，我們早就被山匪抓住了！」

聽到這條蛇似乎是可以被控制的，喬巧冷靜了些，這才打量起自己所處的環境，但放眼望去盡是崇山峻嶺，不由得皺眉道：「你們逃了一晚怎麼還沒逃出山裡？」她的語氣帶著質疑及責備，彷彿在怪他們辦事不力似的，盡顯嬌生慣養的大小姐氣派，好像壓根忘了自己之前是怎麼低聲下氣的求人家救她。

羅鋒不吃她那一套，只是冷哼一聲回道：「還不是妳那聲尖叫？要不是有妳這個累贅，我們早就逃出山裡了。」

喬巧身為大美女，所到之處都是奉承讚美，哪裡聽過這種冷嘲熱諷？連天龍寨的寨主為了討好美女，對她也是百般容忍，下面的山匪們自然更是巴結，羅鋒真是她看過最無禮的人了。

她知道羅鋒應該是濮陽寒的屬下，一個下人竟敢對她這種態度？她驕傲地抬起了小下巴，高高在上地道：「我知道自己對你們還有利用價值，你們想從我這裡知道天龍寨裡的情況的話，說話最好客氣點！」

羅鋒臉色一沉，卻對這驕縱的女人一點辦法也沒有。

而一直沉默著的濮陽寒，卻是已不耐這種對話，休息了一陣覺得有精力了便開口道：「好了，閒話少說，敵人應該還在搜索我們的蹤跡，我們要盡快離開這裡。」

說完他便起身想走，想不到喬巧卻不依了，仍然賴在地上嬌聲道：「我肚子餓了，走不動！而且我一天沒洗澡了，渾身黏黏的不舒服，你們得找地方讓我清洗一下。」

不用說羅鋒，連濮陽寒此時都有罵娘的衝動。這女人究竟有沒有搞清楚現在是在逃難？居然還要吃飽洗澡，要不要準備個十六人大轎抬她下山還比較舒服？

不過濮陽寒忍住了氣，只是冷淡地道：「現在不是洗澡的時候，追兵隨時會出現。」

「我不管！」喬巧耍賴著，通常她用這招對付她的追求者都很有用。「反正我又餓又累，還要洗澡！」

濮陽寒與羅鋒無奈對視著，這次救的這個姑奶奶，架子比皇子還大，簡直令人無言。濮陽寒大部分時間都懶得與人計較，以他一貫的冷漠習性，應該把她放在山裡等死算了，但是這次不同，喬巧還有利用價值，所以他們也只能任由她使性子，想辦法滿足她的願望。

就在兩個男人猶豫著該怎麼做的時候，濮陽寒突然覺得腳邊被什麼東西不斷的觸碰著。他低頭一看，赫然是小花蛇不知道什麼時候溜下了他的肩頭，遊走了開來，回來之後，口裡居然叨著一顆櫻桃大小的水果。

濮陽寒思索了一下，問道：「妳是要我把水果給喬巧吃？」

小花蛇點了點頭，牠的用意是讓那驕縱的女人趕快吃飽趕快走，而這個頗通人性的動作，更令一旁的羅鋒吃驚得睜大了眼。幸好喬巧距離得遠沒看到，否則不知會有什麼大驚小怪的反應。

不過，喬巧卻是看到了濮陽寒從小花蛇口中取下了一枚果實，接著朝她走來，她很快知道了濮陽寒的用意，一臉嫌棄地看著他手上的果實，「別拿那蛇碰過的東西給我！也不知能不能吃，真是噁心死了！而且誰知有無蛇毒在裡頭。」

她說的也不是沒有道理，濮陽寒沉吟了一下，居然一口將果實吃下，一旁的羅鋒和喬巧都傻眼了。

「其實.....味道還不錯。」濮陽寒的表現，顯然是對小花蛇有著充分的信任感，要是現在有人看到小花蛇亂扭，一定覺得牠是樂壞了。

小花蛇的靈魂可是個成熟女性，面對一個這麼相信自己的異性，還是自己的救命恩人，更不用說濮陽寒陽剛且具男子氣概的外表，對女人本來就很有吸引力，就這一瞬，小花蛇幾乎覺得自己對這個男人深深的動心了。

當濮陽寒看向她的時候，她馬上就了解了他的用意，轉身帶著他往某個方向爬去。濮陽寒很快的消失在其餘兩人的視線之中，不一會兒，便用衣兜裝著不少方才那種果實回來了。

「快吃，時間寶貴。」濮陽寒將果實分給喬巧及羅鋒，至於他自己，方才摘取的時候已經吃了不少。

由於濮陽寒已證實這果子是可食的，所以兩人毫不猶豫地吃了起來。羅鋒是一口塞兩、三個，務求以最快速度解決，但喬巧自恃是大家閨秀，吃東西慢條斯理，不時還會拿手絹出來擦擦嘴，讓兩個男人氣悶不已。

「妳動作快點，等會兒我揹著妳走。」濮陽寒說道。

喬巧看了他一眼，柳眉皺起，高傲地道：「本小姐冰清玉潔，男女授受不親，豈可讓你碰到我的身體？」

如果可以，小花蛇都要翻白眼了，聽聽這什麼鬼話，在逃命的時候還男女授受不親，前一夜逃命的時候，她的身子被濮陽寒扛在身上，早就被他摸遍了，何況此時的兩男只當她是個累贅，沒人當她是個女人好嗎？

於是，逃命計劃顯然又成了一個僵局，這下濮陽寒與羅鋒真的慎重考慮要不要再打昏她一次。他們遲遲不下這個手，不過是怕得罪這女人太過，屆時她透露山寨裡的情況怕會打折扣，但與性命相比，這些顧慮又顯得微不足道了。

濮陽寒眯起眼，正要下手時，他肩頭一道小小的影子突然飛射向喬巧，喬巧見到一條蛇朝自己飛來，又是嚇得驚叫不已，結果這次小花蛇直接「降落」在她的肩頭，輕輕的對她的臉頰吐了口蛇信.....

喬巧直接白眼一翻昏了過去，這下什麼都不用顧慮了。

濮陽寒內心起了絲荒謬的笑意，不過他只是默默的扛起喬巧，示意羅鋒跟上，雖然羅鋒是侍衛，但他心裡卻沒把羅鋒當成下屬，所以幾乎事必躬親，像扛人這種小事，他自己來就好。

羅鋒倒是不客氣地無聲笑了起來。不錯，他越來越欣賞這條蛇了.....

在山上逃亡了三天，夜晚幾乎都是小花蛇帶路，白日的吃食也都是小花蛇去尋來，濮陽寒已然對牠疼愛至極，羅鋒內心也對此蛇之靈性驚嘆不已，不再存有敵意。

唯獨喬巧對小花蛇恨之入骨，因為這幾日她不知被嚇昏了幾次，每次清醒後都到了不一樣的地方，當她忍不住發脾氣，這條蛇就再嚇昏她，待到她最後一次清醒，才終於回到了方圓城。

即使知道能逃出來這條蛇厥功至偉，而她在山上也吃了不少小花蛇找來的野果，但她可是一點感激之意都沒有。

進了方圓城，濮陽寒問明了喬家的位置，便要先帶喬巧回家報平安，至於打聽天龍寨的事，因為對方仍在山上警戒著，卻是不急在一時。

然而當眾人來到喬家的大門前時，赫然發現喬家門口站的不是護衛，而是捕快。洞開的大門裡，還看得到官府的人來來去去，更有一些衙役搬著一具具……像是屍體的東西。

濮陽寒心道不妙，喬巧則是臉色大變，二話不說就要衝進去，然而門口看門的捕快卻不客氣地攔住了她。

「衙門辦案，閒雜人等莫入！」捕快在喬巧身上掃了一眼，對蓬頭垢面的她很是鄙夷。

「這裡發生了什麼事？」喬巧急得眼眶都紅了，「讓我進去，我是喬家的女兒喬巧啊！」

「喬巧？」捕快們大笑起來。「喬巧可是方圓城裡有名的美女，妳這乞丐婆誰不好冒充，竟要冒充喬巧？」

另一名捕快更是補了一刀，「而且城裡誰不知道喬家昨日被山匪滅門了，喬巧都不知道死在哪個角落了，妳還想冒充喬巧？真是笑死我了……」

聽到喬家被滅門，濮陽寒、羅鋒都是心頭一凜，喬巧更是直接痛哭失聲，整個人軟倒在地。

濮陽寒上前一步，冷聲道：「你們知府呢？叫他來見我。」

「你誰啊？想見知府大人，知府大人還不想見你呢！這麼大口氣也不怕咬了舌頭。」

由於濮陽寒等人剛下山，皆是衣著狼狽混身髒汗，捕快們根本不把他們當一回事。

「快滾快滾！別擋在門口！」另一名捕快脾氣暴躁，居然抽出刀就要往濮陽寒身上劈下。

方圓城的人不把律法放眼裡習慣了，尤其是他們這種有點小身分的人，往往假借知府的名號作威作福，平民在他們眼中都是螻蟻，一刀下去就算劈死了又如何？滿街的人誰敢作證？屆時把屍體往城外一扔，誰又能說出發生了什麼事？

濮陽寒目光一寒，連劍都沒有抽出，只是伸出兩指，輕易地便夾住了刀身。那名捕快臉色大變，知道踢了鐵板，但不管怎麼用力，手上的刀就是紋絲不動。濮陽寒冷哼一聲，手中一個使力，一把精鋼做的大刀居然就這麼被他折斷，那名捕快嚇得倒坐在地，斷刃恰恰插在他兩腳之間，差不到一寸就能讓他成了太監。

濮陽寒沒有再多說什麼，只是扔出了一塊令牌在那捕快身上。他身後的羅鋒這才算第一次看到濮陽寒出手，雖然沒有什麼華麗的招式，但那拿捏力道的功力及散發的氣勢，足以讓他佩服。

「張大你們的狗眼看清楚，限一炷香內，讓方圓城的知府出現在大人面前，否則便以叛逆論處！」羅鋒知道濮陽寒不屑說這些，索性替他說了。

那名捕快撿起了令牌，看到上頭的代天巡狩四個大字，臉色陡然蒼白，身邊同樣看清令牌的幾名捕快，更是驚得瑟瑟發抖，其中幾個很快地衝進了遇襲的喬家之中，不過濮陽寒懶得管這些，反正他只是要見到知府，了解一下喬家的狀況，過程他並不在乎。

方圓城的知府姓蔡，恰好他便在喬家之中，不一會兒，他急急忙忙地從裡頭跑了出來，見濮陽寒等人時，無視他們一身破爛，連濮陽寒肩頭上有條奇怪的蛇都當作正常，只是連忙施了個官禮後說道：「卑職不知巡撫大人前來，有失遠迎，請大人恕罪。」

「廢話少說。」濮陽寒不喜這些寒暄，單刀直入地問道：「這喬家怎麼回事？」

「啟稟大人，城外的山匪不知何時分批偷偷潛進了我們方圓城，就在昨夜夜深人靜的時候，突襲了喬家，喬家大宅內由老到少共四十一口人全被殺死，卑職正在調查是哪個山寨所為……」蔡知府滿頭大汗地道。

「你不用查了，我知道是哪個山寨。」濮陽寒一臉冰冷，除了天龍寨還會有誰？顯然他們是找不到逃脫的喬巧，便下山來找喬家出氣了。

在他們風月王朝之中，盜匪竟囂張至此，簡直是讓濮陽皇室顏面無存。此時小花蛇似乎是感受到了濮陽寒身上傳來的憤怒，蛇信輕舔了下他的頰，濮陽寒感受到了小花蛇撫慰他的心意，心頭一暖，滔天的戾氣暫且緩和了一些。

「三日後你便派五百精兵，隨本官上山剿匪。」濮陽寒淡淡地看了蔡知府一眼。

「是。」蔡知府戰戰兢兢地回答，五百人對方圓城來說根本不是問題，雖然他知道山匪的戰力遠非官兵可比擬，也不打算提出建議，反正上頭要人他就給，是巡撫大人帶隊，打輸了也不能怪他。

「至於妳……」濮陽寒看了眼哭得梨花帶淚的喬巧。「妳隨蔡知府回衙門，晚些我會前去向妳詢問……」

他的話說了一半，卻被喬巧打斷。

「我要跟著你！」喬巧止住了淚，堅持地道：「我不要去衙門，我只要跟著你，你要知道的事我才願意說。」

喬巧終於明白濮陽寒身分不俗，如今喬家都滅門了，她若不好好巴著這個年輕的巡撫大人，憑她一個弱女子，在混亂的方圓城要怎麼生存下去？而且比起陌生的官兵，她還比較認識他，知道他雖然冷漠，卻是個正人君子，跟著他她的安全就有了保障。

濮陽寒猶豫了一下。「可以，本官暫居客棧，再開一房便可。待此事過後，再決定妳的去向。」想不到喬巧聽到濮陽寒如此輕易就妥協了，內心突然自我膨脹起來，想必她現在的價值對他十分重要。有了依仗，她索性將滿心的悲憤藉故發洩出來。

她指著濮陽寒肩上的小花蛇道：「還有，我不要與這條蛇在一起！我要你將牠丟掉！」

濮陽寒並沒有動怒，只是淡淡地看著她，但眼中透出的寒意，卻令她不由自主地打了個冷顫。

「妳知不知道，這幾天妳就是靠牠才活了下來？」

「我……」喬巧也說不上來自己為什麼這麼討厭小花蛇，或許女人對蛇的畏懼及厭惡是天性，但更多的，應該是因為濮陽寒對待這條蛇的態度，比對她好多了，這令她這個人見人愛的美女極不服氣，所以越看小花蛇，喬巧就越覺得刺眼。「我就是討厭牠，我要你將牠扔了。」

濮陽寒緊緊盯著她，看得她渾身發冷，不過她有她的驕傲，硬是瞪了回去，想不到他的下一句話，讓她花容失色，什麼驕傲在當下都蕩然無存。

「妳大可什麼都不告訴我，反正，死的是妳喬家的人。」

說完，他轉頭就走，什麼把小花蛇丟掉的事，他壓根就沒考慮過。從買來小花蛇的那一刻開始，他就莫名地有了種要保護好這條小花蛇的使命感，之後與牠朝夕共處，多次一起出生入死，牠在他心中早就是可以性命相交的好夥伴。

小花蛇那渾圓的大眼在他說這句話時，變得有些迷濛，小小的頭靠在他的頰畔，輕輕的磨蹭著，表現出對他的依戀。

如果她是人身，她會告訴他，她好愛這一刻的他，即使是在現代，她都沒有這樣迷戀過一個男人。羅鋒見狀，也是輕哼一聲，看都沒再看喬巧一眼，隨即跟著濮陽寒離去。

喬巧傻愣愣地看著兩個男人就這麼走掉，內心湧現了滿滿的不甘心。憑什麼？憑什麼她一個國色天香的大美人，會輸給一條醜陋噁心的蛇？！

咬了咬香唇，她壓抑著所有的憤怒及悲傷起身，快步跟上了濮陽寒。畢竟現在再怎麼不願，濮陽

寒還是她唯一的浮木，她喬家的血仇，還得靠這個男人報！

回到客棧，由於濮陽寒是包下一座小院，他替喬巧在偏間開了一間房，又叫了一桌酒菜備在中庭。男人們肚子餓了，哪裡管得了邈不邈邇，何況兩人都不是重視自己外表的粉面公子哥兒，等菜備好，就坐下開動了。

至於喬巧，則是洗了一個香噴噴的澡，還換上了她在路上堅持要買的美麗衣裳，花了約莫一個時辰梳妝打扮，才從房裡裊裊婷婷的走了出來。

由於她故意放沉了腳步聲，兩個男人都朝她那裡看了一眼。說真的，拋開這個女人驕縱自私的個性不說，她的外表真是無可挑剔，腰是腰腿是腿，臉蛋精緻無瑕，連宮裡的嬪妃們及得上她美貌的，都寥寥可數。

但濮陽寒對她一向冷淡，連羅鋒也像是完全沒有被她所吸引，兩人只是看一眼便一齊收回目光。不過他們雖然不喜這個女子，卻也尊重她，還是有把她食用的分量留下來。

見他們對她精心的裝扮無動於衷，喬巧不禁微愠，但是表面上仍刻意溫柔地道：「小女子尚未謝過兩位大人，今日便敬兩位大人一杯，謝大人的救命之恩。」

說完，她還殷勤地替兩人倒了酒，接著率先拿起酒杯，掩唇輕啜了一口。待杯子放下，那白皙的臉蛋透出薄紅，顯得更加嬌艷動人。

不過她顯然遇到了兩隻呆頭鵝，羅鋒牛飲似的一口把酒乾了，完全沒注意到喬巧喝酒的嬌媚姿態；至於濮陽寒更是絕了，根本不管她在幹什麼，只是逕自把小花蛇放在桌面上，從果盤裡揀了顆葡萄給牠吃。

要換成她在喬家當大小姐時的脾氣，被人這般無視，喬巧早就翻桌了，尤其濮陽寒重視小花蛇顯然遠遠大過於她。不過喬巧忍住了氣，在心裡反覆告訴自己，反正那只是條長蟲，無論如何人命都比一條蛇重要，她會讓這條蛇徹底消失在濮陽寒面前，就算他會生氣也是一時的，最後總會正眼看她，被她的美麗所擄獲。

抱著這種想法，喬巧成功地掩飾住了真正的情緒，甚至假意表現對小花蛇感到好奇。「前些日子忙著逃，倒是沒有清楚看過大人這條.....寵物，想不到還挺可愛的，居然還讓人餵呢！」

終於，濮陽寒看了她一眼，說了入席後第一句話，「牠不是寵物，牠是我的夥伴。」

喬巧的笑容有些僵，這濮陽寒還真是一點面子都不給，她只能話鋒一轉。「既然小花蛇愛吃，那就多吃些吧！」

依著習慣，喬巧夾了一塊肉，就要拿到小蛇面前，但濮陽寒卻是冷冷地擋住她道：「小花不吃肉，只吃蔬果。」

在他說話的同時，小花蛇也示威地看了喬巧一眼，接著走了一小段距離遠離那塊肉，好像在嫌棄一般。

這下喬巧真的快氣炸了，為了避免脾氣失控，索性不再多說，嬌哼一聲起身走回房間，飯也不吃了，只是那眼中的陰鷲仍洩露了她的不滿。

濮陽寒自然知道她的小蛇讓她受氣了，但那關他什麼事？小花靈性十足，自然分得出好歹，不是什麼人都會買帳的。

剩下兩個男人，他們便放開肚皮繼續大快朵頤，吃完就直接讓店小二來收拾了，至於房間那女人餓了就想辦法，他們可沒有服侍她的意思。

吃飽喝足，濮陽維此時欲回房梳洗，店小二如先前一般早就備好了一桶熱水。然而在入房門之前，

他又發現肩上的小花蛇像是一臉渴望，眼睛張得老大，顯然不想錯過接下來的每個畫面，給人一種色迷迷的感覺，惹得他好氣又好笑。

「妳給我在外頭待著！」他索性連房間都不讓牠進，將牠掛在了中庭的盆栽上，看著小花蛇氣得嘶叫，他無聲地笑著進了房中。

真可惜！就算在現代，她都沒看過像他身材那麼好的男人啊！讓條蛇多看幾眼都不肯，真是小氣！

小花蛇腹誹了幾句，索性無聊地在中庭裡遊走，但偶爾做出拉長了身子伸懶腰、張開大嘴打呵欠的動作，實在怎麼看怎麼不像一條蛇。

就在她考慮著是否找個陰涼處小睡片刻時，一個黑影卻籠罩在她頭上。

小花蛇抬頭一看，竟是喬巧這個女人，手裡拿著個紙包，一臉不懷好意地看著牠。

這女人想幹什麼？小花蛇警戒地抬起了身子，作勢要嚇她，想不到喬巧二話不說便把紙包朝著牠一抖，一大片深黃色的不明粉末，帶著濃烈的腥味撲頭蓋面而來，讓小花蛇躲都來不及躲。

更要命的是，小花蛇吸入了這種粉末之後，開始覺得頭暈目眩，整個身子不受控制地搖了起來，她想逃離這片粉末，但理智已然跟不上身體的本能，整條蛇像是抽掉了骨頭般軟倒在地。

「哼！礙眼的東西！」

喬巧撿來一根樹枝，遠遠的將小花蛇挑了起來，就想拿去讓人將小花蛇處理掉。此時濮陽寒的房門卻是砰一聲像是被踹開一般傳來巨響，接著喬巧眼睛一花，手裡的樹枝只剩一半，斷口被利劍切得整整齐齊，至於方才還掛在前面的小花蛇，已經到了來人的手中。

喬巧心頭一驚，抬頭一看，赫然是一臉冰霜的濮陽寒，而他左手上，卻是珍而重之地捧著軟綿綿的小花蛇。

「妳……」他自然看到了小花蛇身上以及滿地的黃色粉末，稍微一聞，不由勃然大怒。「驅蛇藥，妳竟想毒殺小花？！」

「我……我……」犯行被抓個正著，喬巧完全無話可說，只能哭喪著臉，看他會不會見她楚楚可憐便網開一面。

可惜她小覷了濮陽寒對小花蛇的情感，小花蛇無力的模樣，已經狠狠的勾起了他的怒氣。他可從來沒有什麼憐香惜玉的觀念，只要惹他的人就該殺！於是他利劍一揮，就要往喬巧刺去。

喬巧驚叫了一聲，根本來不及閃躲，看著離自己越來越近的劍尖，彷彿死亡的腳步越來越近，她這才後悔自己的所作所為，不過似乎一切都太晚了……

就在她閉上眼睛，認為自己必死無疑時，耳邊傳來了尖銳的金屬交擊聲，那痛苦的感覺遲遲沒有來到她的身上。喬巧怯怯地張開大眼，只見羅鋒站在她身邊，手上的刀還架著濮陽寒的劍。

「怎麼回事？大人為何要殺她？」羅鋒問道。

「哼！」濮陽寒沒有解釋，只是鐵青著臉，默默舉起手上的小蛇。

小蛇軟綿綿的模樣，以及蛇身上殘餘的黃色粉末，羅鋒自然是看到了，又順勢看到地上一灘粉末，他沾起一聞，頓時間什麼都明白了，也不禁怒火中燒。

「妳這蠢女人！竟敢試圖殺害大人的蛇？」羅鋒可是知道這條蛇有多通人性多珍貴，濮陽寒護若珍寶，喬巧居然對牠下手？難怪濮陽寒氣得想宰了她。

喬巧剛剛才從死亡的陰影逃脫出來，現在羅鋒又對她破口大罵，一時之間她覺得自己委屈至極，大小姐脾氣也犯了，不顧一切地回罵道：「明明是你們兩個太奇怪！那是條蛇啊！蛇就是冰冷殘

酷，嗜血又沒有人性，你們是中了什麼邪這麼維護一條蛇？蛇會比我這條人命重要嗎？」

濮陽寒冷地看了她一眼。「小花比什麼人都重要，妳算什麼？」

就是這句話讓小花蛇整個屈服了，要不是蛇不會流淚，她相信自己現在應該已經熱淚盈眶了。她想起自己在現代警界時的不如意，上司只會爭功諉過，從不在意她的死活，她是個孤兒也沒有父母兄弟疼愛，唯一一個如此重視她的人，就是濮陽寒了。

這時候，要她為他死，她都願意。來生她希望自己不要再與他人獸殊途，若有辦法和他說話，她一定會親口向他表白自己的愛意。

可惜她是一條蛇，為什麼她要是一條蛇啊！小花蛇在心中痛苦地吶喊著。

濮陽寒的劍尖，此時又朝著喬巧冰冷的舉起，但小花蛇知道，喬巧還有利用價值，這時候殺她是不智的，何況那驅蛇藥對蛇的影響也只要一會兒，她很快就恢復精神，頭暈目眩的症狀也好了許多。

於是小花蛇爬上了濮陽寒的肩頭，蛇信輕舔了他一下，再看了一眼喬巧，目光閃過一絲厲色。

不過幾個動作，但濮陽寒就是懂了，小花蛇決定自己報仇，不讓他難做。

於是他慢慢放下了劍，在喬巧以為逃出生天鬆了口氣的時候，他卻是漠然道：「我今日不會動妳，因為小花會自己來。」

什麼意思？喬巧還不明白，小花蛇卻是一個弓身，飛撲向喬巧，喬巧驚得雙手在身前揮舞著，想擋掉牠，口中尖叫不斷，但小花蛇卻是相當靈巧地纏上了她的手，就在她面前，朝著她那柔若無骨的纖手咬了下去。

左手上傳來一陣劇痛，想到小花蛇色彩斑斕應該是條毒蛇，喬巧再一次完美地暈了過去，而且是極沒形象的砰一聲倒地，沒有人想接住她。

羅鋒張口結舌地看著小花蛇慢吞吞地爬回濮陽寒身上，訥訥地道：「大人，喬巧.....不會死吧？」小花蛇可是有毒的！

詎料濮陽寒卻是淡定，連看都沒看便斷言，「只是皮肉傷，便宜她了。」

小花蛇一聽，深深引為知己，又是親熱的磨蹭他的臉，還順帶鄙視了羅鋒一下，彷彿在瞧不起羅鋒的眼力，連是什麼傷都搞不清楚。

濮陽寒沒理會地上的喬巧，帶著小花蛇逕自回房，而羅鋒呆站在原地，拚命梳理著腦袋裡錯亂的思緒，也無暇理會她了。

「明明不了解蛇才是正常的吧？這年頭還要懂蛇在表達什麼，才不會被蛇歧視嗎？什麼世道啊.....」